

納蘭成德

張蔭麟 著



中和出版
OPEN PAGE
中

出版緣起

我們推出的這套「大家歷史小叢書」，由著名學者或專家撰寫，內容既精專，又通俗易懂，其中不少名家名作堪稱經典。

本叢書所選編的書目中既有斷代史，又有歷代典型人物、文化成就、重要事件，也包括與歷史有關的理論、民俗等話題。希望透過主幹與枝葉，共同呈現一個較為豐富的中國歷史面目，以饗讀者。因部分著作成書較早，思想和主張有作者所處時代的印記，作者行文用語具時代特徵，我們尊重及保持其原貌，不做現代漢語的規範化統一。

目 錄

後記	55
納蘭成德	1

納蘭成德

納蘭成德，以避嫌諱，改名性德，字容若，號楞伽山人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納蘭本作納喇，為金三十一姓之一。明初納喇星懇達爾漢據有庫倫葉赫之地，為部落長，內附於明。其後二百餘年，中國所謂「北關」者，即其地也。六傳至養汲弩，為容若高祖。養汲弩有子三人，其第三子金台什（或作錦台什），為容若曾祖。有女嬪清太祖，生太宗。葉赫故附明，清太祖崛起，陵吞鄰部，與葉赫積不相能。萬曆四十七年（清太祖天命四年，西曆紀元一六一九年）遂滅之，金台什死焉。金台什二

子德勒格、尼雅哈（或作倪迓韓）降滿。太祖憫之，厚植其宗，俾延世祀。尼雅哈任佐領，屢從征有功，世祖定鼎燕京，予騎都尉世職，順治三年（西曆一六四六年）卒。長子振庫襲，其次子明珠，即容若父也。容若母為愛新覺羅氏，其家世不詳。（本節據《國朝耆獻類徵》初篇九，採國史《明珠傳》，徐乾學《澹園全集》卷三十一《納喇君神道碑文》、又卷二十七《納蘭君墓誌銘》，韓菼《有懷堂文稿》卷十四《納蘭君神道碑》、又卷二十一《祭成容若同年文》。）

容若以順治十一年十二月（是年十二月朔，當西曆一六五五年一月八日）生於北京。（此據徐乾學《墓誌銘》。《續疑年錄》作順治十二年，誤。）時明珠年甫二十。容若為明珠長子（此據徐撰《墓誌》及《嘯亭雜錄》卷九），有兩弟，今僅知其一名揆敘，字愷功，少容若二十歲。（查慎行《敬業堂集》卷十七《愷功將有塞外之行，邀余重宿郊園，

賦此志別》中云：「憶子從我遊，翩翩富詞章。十三見頭角，已在成人行。」而慎行之初館明珠家，據《本集》卷八《〈人海集〉序》，乃在康熙丙寅。以此推之，愷功少容若二十歲。）容若十七歲以前之事跡，除下列一類籠統之考語外，別無可稽。

(一) 韓菼《神道碑》：自少已傑然見頭角，喜讀書，有堂構志，人皆曰宮傅有子。

(二) 徐乾學《墓誌銘》：君自齠齻，性異恆兒。背誦經史，常若夙習。

(三) 徐乾學《神道碑》：自幼聰敏，讀書一再過，即不忘。善為詩，在童子已出驚人之句。（中略）數歲即善騎射。

綜觀之，容若蓋自幼已敏慧逾恆，喜讀書，有遠志。諷習經史，尤嗜詩歌，斐然有作。讀書之外，兼習騎射。在此十七年中，明珠方騰達

宦場。明珠始官侍衛，繼授鑾儀衛治儀正，遷內務府郎中。任此諸職之起訖年，今不可詳。康熙三年（時容若十歲）擢內務府總管，五年授弘文院學士，六年充《世祖實錄》副總裁，七年奉命察閱淮揚河工，旋遷刑部尚書，八年改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十年二月充經筵講官，十一月復遷兵部尚書。明珠性格，蓋精明果敢，第乏學術，故使權招賄，無殊於尋常顯吏。此七年中，其興革之見於史書者，惟康熙十年八月奏停巡鹽御史遍歷州縣之例一事而已。（《耆獻類徵》採國史館《本傳》）然明珠頗知親附風雅（《熙朝雅頌》卷二有《明珠湯泉應制詩》一首，苟其不出捉刀，則明珠亦親翰墨者也），結交詞臣，延納名士，一時江南以才華顯著之文匠、騷人、詞客、學者，罕有不先後為其座上之賓。故後世《紅樓夢》索隱家，致有以十二金釵為指明珠館中所供養之名士者焉。此固半緣於容若與彼輩聲氣之相投，然使非明珠好客禮賢，一世僮儻，

欽奇之士曷能容身於其館第。以明珠崇尚風雅，當容若少時，或頗注意其學業。觀其後此館查慎行於家，使課其次子若孫而可知也。

明珠邸宅，蓋在內城西北。（《宸垣識略》卷八，內城西北屬正黃旗。又《敬業堂集》卷八言館明珠家，有移館北門之語。）雖不知其皇麗如何，要當與其豪貴相稱。又於玉泉山之麓營一別墅，名淥水亭（《宸垣識略》卷十四）。容若於其中讀書館客焉。淥水亭景物之勝，試讀以下之詩詞而可想見：

（一）朱彝尊《台城路·夏日飲容若淥水亭》（《曝書亭集》卷二十六）

一灣裂帛湖流遠，沙堤恰環門徑。岸划青秧，橋連皂莢，慣得游驄相並。林淵錦鏡，愛壓水亭虛，翠螺遙映。幾日溫風，藕

花開遍鷺鷥頂。不知何者是客，醉眠無不可，有底心性。研粉長箋，翻香小曲，比似江南風景，算來也勝。只少片天斜樹頭帆影。分我魚磯，淺莎吟到暝。

(二) 嚴繩孫《淥水亭觀荷》（《秋水詩集》卷四）

久識林塘好，新亭愜所期。花底隨燕掠，波動見魚吹。涼氣全侵席，輕陰尚覆池。茶瓜留客慣，行坐總相宜。遠見簾纖雨，都隨斷續雲。漬花當徑合，添漲過城分。樹杪驚殘角，鷗邊逗夕曛。漁歌疑可即，此外欲何聞。宮雲濕更浮，清漏接章溝。抗館煙中遠，疏泉天上流。銀鞍臨水映，金彈隔林收。多謝門前客，風塵刺漫投。碧瓦壓堤斜，居人半賣花。卻思湖上女，並舫折殘

霞。蘸綠安帆幅，牽紅捲袖紗。空留薜蘿月，應識舊漁家。

(三) 姜宸英《淥水亭送張丞》（《葦間詩集》卷三）

憶過桑乾別業時，禁城寒食柳絲絲。行看籬落參差影，開到

杏花三兩枝。落照村邊逢獵騎，清流石上對圍棋。（下略）

此林泉幽秀之地，實容若大部分生活之背景也。

康熙十年，容若年十七，補諸生，讀書國子監。時崑山徐元文為祭酒，深器重之，謂其兄乾學曰「司馬公子，非常人也」。次年秋八月，舉順天鄉試。主考官為德清蔡立齊，副主考官為徐乾學，他日徐之自述曰：「余忝主司宴，（容若）於京兆府偕諸舉人拜堂下，舉止閒雅。越三

日，謁余邸舍，談經史原委及文體正變，老師宿儒，有所不及。「乾學與明珠接近，此後容若遂師事之。」

容若完婚之年，諸碑傳俱無可徵，亦不見別記。其詞《浣沙溪》有一闕云：

十八年來墮世間，吹花嚼蕊弄冰弦，多情情在阿誰邊？

紫玉釵頭燈影背，紅綿粉冷枕函偏，相看好處卻無言。

據此，則容若在十八歲時已有閨中之友，惟不知其成婚是否即在此年，抑在此年以前，又前若干時。容若所娶，乃兩廣總督盧興祖（鑲白旗人，康熙六年卒。《耆獻類徵》卷一五二有傳）之女，雖非翰墨之友，然相愛極篤，讀上引一詞已可見。蓋容若生性浪漫，肫厚懇摯，善感多

情。其對幼弟，對朋友，對素不相識之人，猶且「竭其肺腑」（徐乾學語），而況於夫婦之間乎！讀飲水詩詞，其伉儷間之柔情蜜意、雅趣逸致，隨處流露。茲摘引數則，以見其概：

紅藥闌邊攜素手，暖語濃於酒。盼到園花鋪似繡，卻更比春前瘦。（《回犯令》下半闕）

夕陽誰喚下樓梯，一握香莢，回頭忍笑階前立。總無語，也相宜。（《落花時》上半闕）

花徑裡，戲捉迷藏，曾惹下蕭蕭井梧葉。（《琵琶仙·中秋》）
水榭同攜喚莫愁，一天涼雨晚來收。戲將蓮葩拋池裡，種出花枝是並頭。（《四時無題詩》之七）

露下庭柯蟬響歇。紗碧如煙，煙裡玲瓏月。並着香肩無可

說，櫻桃暗吐丁香結。笑捲輕衫魚子纈。試撲流螢，驚起雙棲蝶。瘦盡玉腰沾粉葉，人生那不相思絕。（《臨江仙·夏夜》）

最憶相看，嬌訛道字，手剪銀鐙自撥茶。（《沁園春》句）

芭蕉影斷玉繩斜，風送微涼透碧紗。記得夜深人未寢，枕邊狼藉一堆花。（《別意》之四）

挑鐙坐，坐久憶年時。薄霧籠花嬌欲泣，夜深微月下楊枝。催道太眠遲。（《憶江南》上半闕）

容若《沁園春》詞有一闕自序云：

丁巳重陽前三日，夢亡婦澹妝素服，執手哽咽，語多不復能記，但臨別有云：「銜恨願為天上月，年年猶得向郎圓。」婦素未

工詩，不知何以得此也。（下略）

據此，則是時（康熙十六年）容若已賦悼亡。惟盧氏究卒於何年耶？容若悼亡詞之有時間關係可考者，其中有一首云：

謝家庭院殘更立，燕宿雕梁，月度銀牆，不辨花叢那瓣香。

此情已自成追憶，零落鴛鴦，雨歇微涼，十一年前夢一場。

（《採桑子》）

就本文可知此詞作於盧氏卒後十一年，而此詞之作最遲不能後於容若逝世之年，故盧氏之卒，最遲不能後於容若卒前十一年，即不能後於康熙十三年甲寅，時容若年二十。又《金縷曲》（《亡婦忌日有感》）一

詞中有「滴空階寒更雨歇，葬花天氣」之句，則盧氏之卒乃在暮春。上舉之《沁園春》中有「幾年恩愛」之句，可見其自結婚至悼亡之間，有「幾年」之久。上文言容若之結婚不知其是否即在十八歲，由今觀之，若假定其為十八歲，則自十八歲至二十歲之春，至多不過兩年，容若不當云幾年恩愛。然結婚過早又不類，大略以十六七為近。假定如此，又就最低限度，假定「幾年」為三年，則容若悼亡，當在十九與二十歲之間也。現在大略可推測者如此，須俟他日新發現材料之證實。今可確知者，容若與盧氏之同居生活，為期不過數年。綺夢之促，比似曇花；纏縵之心，忽然失寄。其傷痛之深、思念之苦，不待言矣。容若悼亡之詞甚夥，皆纏綿慘惻，今不具引。但讀其「迴廊一寸相思地，落月成孤倚。背燈和月就花陰，已是十年蹤跡十年心」及「零落鴛鴦，雨歇微涼，十一年前夢一場」諸句，懷念之心，十餘年如一日，其相愛之摯可

見。盧氏死後，容若續娶官氏，不知其事在何年。然「鸞膠縱續琵琶，問可及當年綠萼華」，「知否那人心，舊恨新歡相半。誰見，誰見，珊瑚淚痕紅泣」。然容若對後妻似亦有相當情愛，觀其行役思閨之作而可知也。

容若雖出貴盛之家，生長紈綺之叢，卻不慕榮華，不事享樂，若戚戚然於富貴而以貧賤為可安者。身在高門廣廈，常有山澤魚鳥之思。其所自述，則「曰余餐霞人，簪紱忽如寄」（《擬古》之一），「僕亦本狂士，富貴輕鴻毛」（《野鶴吟贈友》）。其居處也，「閒庭蕭寂，外之無掃門望塵之謁，內之無裙屐絲管呼盧秉燭之遊。每夙夜寒暑休沐定省片晷之暇，（輒）遊藝藝林」（嚴繩孫《秋水文集》卷一《成容若遺集序》）。初尤致力詞章，詩摹開元大曆間風格。嘗輯全唐詩選，尤喜長短句，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，皆有選本。獨好觀北宋以上之作，不喜南渡諸

家，嘗以洪武韻改併聯屬，名《詞韻正略》。以詞為詩體正宗，刻意製作。其論詞也，曰：

詩亡詞乃興，比興此焉託。往往歡娛工，不如憂患作。……

芒鞋心事杜陵知，只今惟賞杜陵詩。古人且失風人旨，何怪俗眼輕填詞。詞源遠過詩律近，擬古樂府特加潤。不見句讀參差三百篇，已自換頭兼轉韻。（《飲水詩集》卷上填詞）

近人有謂蘇、辛始以詞作新體詩，然蓋皆未嘗自覺者。自覺的以詞作新體詩，當推容若為首也。容若詞初印行者名《側帽詞》，不知刊於何年。其第二次刻本名《飲水詞》，刊於康熙十九年閏三月（榆園叢刻本，顧貞觀序）。吳綺之於此集之序（《林蕙堂文集續刻》卷四載此文，

題作《〈飲水詞〉二刻序》，故知此為二次刊本。）中云：

一編側帽，旗亭競拜雙鬟。千里交襟，樂部惟推隻手。

吟哦送日，已教刻遍琅玕。把玩忘年，行且裝之玳瑁矣。

則是時《側帽詞》流播極廣，嘗誦一時，其去初印之日當頗久。且新製增積，至有重刻之需要，亦須經過頗久之時間。約略推之，《側帽詞》之刻，當去容若鄉舉後不遠。據阮吾山《茶餘客話》所載：

吳漢槎（兆騫）戍寧古塔，行笥攜徐電發（鈞）《菊莊詞》、

成容若（德）《側帽詞》、顧梁汾（貞觀）《彈指詞》三冊。會朝鮮

使臣仇元吉、徐良崎見之，以一金餅購去。……良崎題《側帽》、

《彈指》二詞云：「使事昨渡海東邊，攜得新詞二妙傳。誰料曉風殘月後，如今重見柳屯田。」以高麗紙書之，寄來中國。《漁洋續集》有「新傳春雪詠。蠻徼織弓衣」，指此。

按其涉及《側帽詞》之事必有誤。吳兆騫之戍寧古塔，乃在順治十六年閏三月。（看吳兆騫《秋笳集》卷四，又孟森《心史》叢刊一集《科場案篇》。）時容若才五歲，兆騫安得攜其《側帽詞》也？（以上除注明出處者外，餘皆據徐乾學《墓誌銘》及韓菼《神道碑》。）

容若於詩詞外，又工書法。摹《褚河南臨本禊帖》，間出入於《黃庭內景經》。亦好羅聚故籍，評鑒書畫，間以意製器，多巧俚所不能及。居恆慕趙孟頫之生平，為詩曰：

吾憐趙松雪，身是帝王裔。神采照殿庭，至尊歎眇麗。少年疏遠臣，侃侃持正議。才高興轉逸，敏妙擅一切。旁通佛老言，窮探音律細。鑒古定誰作，真偽不容諦。亦有同心人，閨中金蘭契。書畫掩文章，文章掩經濟。得此良已足，風流渺難繼。（《擬

古》之三十九）

蓋半自傳而半自期許也。嘗讀趙松雪《自寫照詩》有感，即繪小像，仿其衣冠。坐客或期許過當，弗應也。徐乾學謂之曰「爾何酷似王逸少」，心獨喜之。（徐乾學《墓誌銘》）

康熙十二年癸丑，容若年十九，會試中試，以患寒疾，不及廷對。（《通志堂經解》卷首載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諭，謂容若「癸丑科中式進士，年甫十六」。蓋據冊籍填寫之縮減耳。）於是益事「經濟」

之學，用力於《通鑿》及古文詞。約自是年始，容若漸在「文人」社會中露頭角，漸與當世才人交結。是時「文人」社會之狀況為何如耶？明遺民中之巨子，若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、魏禧等尚健在，然皆入山惟恐不深，罕與市朝相接。貳臣則「江左三大家」（錢謙益、吳偉業、龔鼎孳）之文彩猶照映詩壇。其年輩稍晚者，則首推「江南三布衣」（朱彝尊、姜宸英、嚴繩孫），名滿公卿，上動宸聽。詩則王士禎主盟壇坵。詞則徐鉉、顧貞觀之作海外爭傳。駢儷則陳維崧、吳綺以雄放纖柔相頡頏。此外卓然名家者，若汪琬、邵長蘅等之於古文，施閏章、宋琬、吳雯、梁佩蘭、吳兆騫之於詩，彭孫遹、秦松齡、李雯等之於詞，未易悉數。上舉諸人中，顧貞觀（梁汾）、嚴繩孫（蓀友）、姜宸英（西溟）後此成為容若之密友。其次秦松齡（對岩）、朱彝尊（錫鬯）、陳維崧（其年）亦與容若有交誼。此外如王士禎（貽上）、吳綺（蘭次）、

吳雯（天章）、梁佩蘭（藥亭）則皆嘗為其坐上賓，與有酬唱之雅焉。其營救吳兆騫，則後世傳為佳話者也。蓋容若虛懷好客，肝膽照人，於單寒羈孤、侘傺困鬱、守志不肯悅俗之士，咸能折己禮接之，生館死殯，於資財無所吝惜。其或未一造門，而聞聲相思，必致之乃已。故海內風雅知名之士，樂得容若為歸，藉之以起者甚眾。

是年（康熙十二年）始交嚴繩孫、朱彝尊。時嚴不過生員，朱則布衣也。繩孫此後之自述曰：

始余與容若定交，年未二十，才思敏異，世未有過者也。

（《秋水集》卷二《〈成容若遺集〉序》）

又曰：

余始以文章交於容若。時容若方舉禮部，為應世之文。（《秋水集》卷二《成容若哀辭》）

彝尊此後之自述曰：

往歲癸丑，我客潞河。君年最少，登進士科。伐木求友，心期切磋。投我素書，懿好實多。改歲月正，積雪初霽。綯履布衣，訪君於第。君情歡劇，款以酒劑。命我題扇，炙硯而睇。是時多暇，暇輒填詞。我按樂章，綴以歌詩。剪綃補衲，他人則嗤。君為絕倒，百誦過之。（《曝書亭集》卷八十《祭納蘭侍衛文》）

可見其初交時之情況。容若嘗構一曲房，題其額曰：鴛鴦社，屬繩孫書之。（《修竹吾廬隨筆》）

同年（癸丑）五月，容若所作《通志堂經序》中有「向余屬友人秦對巖（松齡）、朱竹垞購諸經籍藏書之家」之語，則是年已識秦松齡，惟不知是否自是年始耳。《通志堂經解》者，乃唐宋經注之彙刻，據徐乾學序，乃彼悉其兄弟家藏本，覆如校勘。更假秀永曹秋岳、無錫秦對岩、常熟錢遵王、毛斧季、溫陵黃喻邵及竹垞家藏舊版書若抄本，釐擇是正。……謀雕版行世。門人納蘭容若尤慇懃是舉，捐金倡始，同志群相助成。

容若序亦謂：

先生（乾學）乃盡出其藏本，示余小子曰：「是吾三十年心